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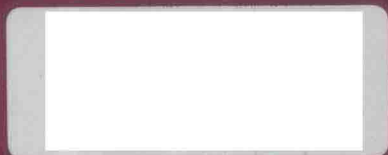
大觀
紅樓

母神卷

歐麗娟◎著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紅樓夢》不只是一部青春紀事，更是一闕母神頌歌；它既熱烈地宣揚了少女之美，也莊嚴地禮讚母性力量。若說眾金釵是《紅樓夢》的血肉，處處散發著女兒的芳香，那麼隱身幕後的母性人物就是推動生命之輪的力量來源、羽翼眾生的慈悲母神。

這些母性人物存在於神界，也出現於俗界，至少包括女媧—警幻仙姑—賈母—王夫人—元妃—劉姥姥，六者之間循環遞接，構成環環相扣的完整系統。她們創造生命，從無到有，由始至終，廣延大地，延續未來；在和平的時空裡撫育眾生，給予溫暖、保護、豐饒；也在破壞中重建，在傷害後修補，在滅絕時復生。

她們慷慨付出慈悲與智慧，賜予青春光采的靈魂，使女性形態、女性生活、女性心靈更周全，也讓女性的生命史更完備。她們是不折不扣的救世之神與命運之神，是少女們成長的更高展望！

ISBN 978-986-350-090-2



9 789863 500902

GPN : 1010401179 定價 NT\$550



大觀紅樓

母神卷

歐麗娟◎著

大觀紅樓(母神卷) / 歐麗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2015.09
面 : 公分

ISBN 978-986-350-090-2 (平裝)

1. 紅學 2. 研究考訂

857.49

104013324

大觀紅樓(母神卷)

作者 歐麗娟

總監 項潔

責任編輯 曾双秀

文字校對 楊宜佩 陳華雯

美術編輯 張碧娟

封面設計 張瑜卿

章名頁繪製 nicaslife

發行人 楊泮池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製 金東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15年9月

版次 初版

定價 新臺幣 550 元整

展售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 10617 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 : (02) 2365-9286

傳真 : (02) 2363-6905

臺北市 10087 思源街 18 號澄思樓 1 樓

電話 : (02) 3366-3991~3 轉 18

傳真 : (02) 3366-9986

<http://www.press.ntu.edu.tw>

E-mail : 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 10485 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 : (02) 2518-0207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GPN : 1010401179

ISBN : 978-986-350-090-2

開卷語

阿根廷詩人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在晚年回望他的第一本詩集時說，那個年輕詩人嚮往「黃昏、郊區和悲傷」，而如今他喜歡的是「清晨、城市和寧靜」。

《紅樓夢》所刻畫的，不只是年輕詩人嚮往的黃昏、郊區和悲傷。在瀰漫於大觀園中的夕陽、哀淒之外，更展演出老詩人所喜愛的清晨、城市和寧靜——榮國府當家的已婚女性們，在貴族道德責任感（sense of noblesse oblige）的涵養之下，以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所說的「有才者虛懷若谷，有力者恥於傷人」，成為羽翼眾生的慈悲母神；連來自鄉野的劉姥姥，也都反映出城市歷練過的機智世故，才能有履險如夷、不為繁華所惑的淡定自如。

從「為賦新詞強說愁」到「識盡愁滋味」，《紅樓夢》中的母神們，吟誦的是老詩人所喜愛的清晨、城市和寧靜，其中蘊含著生命的爐火純青，而火種便來自於淳厚的文化與善良的天性。

那淳厚的文化去今已遠，但音樂家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告訴我們：「傳統不是對灰燼的膜拜，而是薪火的相傳。」重新回顧這些在傳統文化中所培養成就的母神們，依然可見薪火的光輝閃爍。

編輯體例

- 一、本書的分析乃以《紅樓夢》前八十回為主要範圍，相關之引文皆依據臺北里仁書局出版、由馮其庸等學者撰定的《紅樓夢校注》。此書前八十回以甲戌本、庚辰本為底本，後四十回以程甲本補足，是學界公認為最接近曹雪芹創作原貌的最佳版本；而考證、索隱、探佚等論題，與本書專注於文本之路徑有別，為免枝節歧出造成失焦，故論述時多不涉及。
- 二、各處所引述的脂硯齋批語，都出自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行文時僅標示回數，以清版面，讀者可自行覆按版本與頁碼。
- 三、凡引述唐詩者，皆出自《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0），書中僅隨文標示卷數，不逐一註明頁碼。
- 四、全書中黑體及楷體加粗者，皆為筆者所強調。
- 五、書末附有「紅樓夢·人物關係圖」，讀者可對照參考。

緒 言

《紅樓夢》誕生於中華帝制晚期的文化高峰，神話則是遠古時代輾轉流傳下來的原始心靈子遺，但在曹雪芹筆下巧妙融合為一，神話的原型內涵與小說中複雜的存在現實緊密連結，既反映出人性亙古常存的心理意識，也打開了傳統倫理文化的深微奧妙。

從人性亙古常存的心理意識而言，神話乃是人類豐富又複雜的內在結晶以及獨特表達，神話的本質並不只是初民的荒誕迷信，也不是神話學的研究專利。古爾靈（Wilfred L. Guerin）等引述了一些文學批評家的說法，很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到神話的精髓，他指出：

正如馬克·肖勒（Mark Schorer, 1908-1977）在《威廉·布萊克的政治遠見》一書中所說的，「神話是一切之本，它戲劇性地表現了我們隱藏最深的本能生活和宇宙中人類的原始認識；它具有許多想像構造力，而所有獨特的思想和見解都基於這些構造力」。按照艾倫·W·瓦茨（Alan W. Watts, 1915-1973）在《神話與基督教儀式》中的觀點，「若要給神話下一定義，可以說它是這樣一類故事的複合體，這類故事由於種種原因被人們視為宇宙及人類生活內在意義的表露——毫無疑問，其中既含有事實也含有幻想」。而喬治·惠利（George Whalley, 1915-1983）在他的《作詩的過程》中宣稱：

（神話）是一種超越科學的直接玄學陳述。它以具有連貫結構的象徵或敘述體現了對現實的幻想。它是關於人類存在的濃縮的描述，試圖以結構上的忠實來表現現實，並一筆勾勒出構成人類現實的那些顯著的根本的關係。……神話並不是一種含混不清、拐彎抹角或詳盡細緻地表達現實的方法——它是獨一無二的方法。

從本質上說，神話具有集體和公共的性質，可以把一個部落或民族結合於共同的心理和精神活力。在愛倫·塔特（Allen Tate, 1899-1979）編的《詩歌的語言》一書中，菲力浦·惠爾賴特（Philip E. Wheelwright, 1901-1970）闡述道：「神話表現了一種深刻的一致性——不僅僅是智力層面上的一致性，……而且是感情、行動乃至整個生活方面的一致性。」因此，古爾靈總結道：神話其實是「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它是人類社會中到處存在的一種動力因素；它超越時間，把過去（傳統的信仰模式）和現在（當代價值）連結在一起，並走向未來（對精神和文化的渴望）。」¹

毋寧說，神話是對現實界的另類解釋，是人類心靈的深層反映，是社會現象的獨特保狀，被稱為「人類集體的夢」，實際上神話的思維和意象仍然存活於後代人們的心靈中，文學家本身以及文學作品也不例外，因此，研究文學中的神話構成了一種文學批評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深層意蘊。對於《紅樓夢》這部得力於神話題材的小說，神話學自當提供了一條絕佳入徑。

¹（美）威爾弗雷德·L·古爾靈（Wilfred L. Guerin）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冊》（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頁214-216。

更何況，小說與神話固然在《紅樓夢》中妙合無垠、渾然天成，但這兩者的結合關係並不是《紅樓夢》所獨有，甚至必須說，小說與神話的結合是明清小說的共同特徵，也是整部中國文學史源流相承的有機體現。浦安迪（Andrew H. Plaks, 1945-）已經饒富洞察力地指出：

另一個久為學術界忽略的角落，即所謂中國敘事文體中的「原型」（archetype）問題。原型與神話密切相連。二十多年前，我根據原型批評的理論，研究中國的古代神話的時候，發現保存在先秦兩漢的古籍中的古神話，一方面與西方神話大異其趣，另一方面則保存了大量重要的文化密碼，與後來的敘事文發展息息相關，甚至一直影響到明清奇書文體的整體結構設計，真可謂無遠弗屆。我們一定要結合神話和原型批評的方法，來討論中國的史文在中國文化裡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才能試圖為中國敘事文提出一條「神話—史文—明清奇書文體」的發展途徑，而與西方「epic—romance—novel」的演變路線遙相對映，進而在比較文學的意義上，提出一項嚴肅而有趣的對比研究課題。²

《紅樓夢》作為「明清奇書文體」中的一部傑作，確實也深刻回應了古神話的文化密碼，不但神話故事明顯可稽而且開宗明義，開篇第一回便安排了「女媧補天」的遠古神話，為賈寶玉的先天稟賦與賈府的末世處境給予隱喻式的解釋；接著，同在第一回的「神瑛、絳珠」故事以及第五回的太虛幻境與警幻仙姑，則是吸

²（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第1章〈導言〉，頁32-33。

收了仙話的廣義神話，除為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前身因緣與天賦的人格特質提出隱喻式的解釋之外，更形成了全書的整體結構設計，在在蘊藏了與神話密切相連的原型內涵，是研究《紅樓夢》時必然會面臨到的課題。以神話—原型批評的角度深入闡析，也必能帶來不同的認識。

單單從小說中的神話來看，一般而言，小說家對神話的運用至少可以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個是直接使用了神話題材，透過挪借吸納並回應其中的種種意涵，女媧補天、神瑛與絳珠、太虛幻境與警幻仙姑等即屬此類。就此，我們必須回歸傳統文化與文獻脈絡，才能取得較確切的定位。

另一個是間接觸及神話意識，經由代代相傳的文化積澱而承襲了普遍的人類心理原型，這是隱含在小說情節中的潛在部分。由於「從一般意義上來講，神話具有普遍性。此外，我們在許多不同的神話中可以找到相似的主題，而且儘管有些民族在時空上相距甚遠，但在他們的神話裡反覆出現的意象卻往往具有共同的含義，或更確切地說，都趨於引起類似的心理反應和起到相似的文化作用，我們稱這樣的主題和形象為原型。簡言之，原型是具有普遍意義的象徵。」³ 據此，我們可以借助西方理論的相關闡述，以獲得更深刻的理解。

在《紅樓夢》中，以上兩者皆具且彼此緊密相連，因此可以一併進行討論。其次，《紅樓夢》既致力於「為閨閣昭傳」，自

³ (美)威爾弗雷德·L·古爾靈等著，姚錦清等譯：《文學批評方法手冊》，頁216。

然就會與「女性」息息相關，包括女性意識、女性價值、女性形態、女性生活，其中，女性生活是具體可見的，也是小說中最細膩展演的血肉，而由此所呈現出的女性形態也最是傳神可感；至於女性意識、女性價值觀這類思想層面乃至潛意識層面，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從表面判讀出來的。

就與女性意識、女性價值、女性形態、女性生活有關的神話意涵而言，可以粗略地分為「少女崇拜」與「母神崇拜」這兩類。其中，「少女崇拜」既直接使用了神話題材，包括絳珠仙草、太虛幻境等等，於神話構成上更化身為眾多金釵，映現於每一頁書扉的字裡行間，展演出全書的主要圖景。相較而言，有關母神崇拜的神話題材與神話意識都顯得孱弱許多，雖然有女媧補天的醒目領軍而勉強讓人注意到母神的價值，然而，在強高音的「少女崇拜」的所向披靡下，「母神崇拜」意識便消退到視而不見的背景。如此一來，就造成了理解《紅樓夢》女性意識的重大偏失。

事實是，「少女崇拜」只是女性形態中的一種表述，不足以涵括完整的女性意識與女性價值；何況「少女崇拜」究竟是對女性的提升或貶低？都還是一個大可斟酌的嚴肅問題（請見本書第一章的說明）。除此之外，還有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母神崇拜」，這才構成了「女性意識」較完整的內容。從小說文本來看，「母神人物」的確才是整部小說的序幕與基本結構，一般以為「女媧補天」是專為賈寶玉的天賦人格特質所提供的隱喻式解釋，但其實並非如此簡單，這個著名的神話並不只是專為寶玉個人而設的，其象徵意義也絕不限於那一顆無用的畸零石。既然「母神崇拜」本就是神話的核心內容之一，女媧先於、也高於那顆畸零石，是一切故事發展的動因，因此由女媧所體現的母神崇

拜意識，無論是在形式上或實質上都比寶玉這顆畸零石的少女崇拜更加重要，構成了《紅樓夢》的深層意蘊。

就「母神崇拜」作為神話或宗教信仰的核心內容而言，母神的力量主要來自於孕育生命的神聖性，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闡述道：

女人的生育就好像大地孕育植物一樣。女人滋養孩子也像植物一樣。所以女人與大地一樣神奇。……因此賦予並滋養生命形體的能量，一旦被人格化時，便會以女性的形象出現。……一切都在女性之內，所以眾神就是她的孩子。你所能想到、所能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造物女神的產物。……它沒有一刻是停止的，它不斷流動。有的時候它好像以某種方式流動，然後就塑造了某個事物。它有塑造事物的潛能。⁴

這樣一位創造萬有的母性神，從分析心理學來說，如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 1905-1960）所指出，「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的原始意象或原型，「並非存在於空間和時間之中的任何具體形象，而是在人類心理中起作用的一種內在意象。在人類的神話和藝術作品中的各種大女神（the Great Goddess）形象裡，可以發現這種心理現象的象徵性表達。」⁵ 而此一具有「塑造事物的潛能」的女性力量，隨著石器時代的雕塑品展現為女神，這些

⁴ （美）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美）莫比爾（Bill Moyers）著，朱侃如譯：《神話》（臺北：立緒文化公司，1995），頁287-288。

⁵ （德）埃利希·諾伊曼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第1章〈原型的結構〉，頁3。

女神塑像已存在了兩萬年或一萬兩千年，都堪稱為已知最古老的祭禮作品和藝術作品。⁶ 由此說來，或譯「原母神」的「大母神」是父系社會出現以前人類所崇奉的最大神靈，大母神崇拜則是人類最早的宗教崇拜形式，以致「人類學家和宗教史學家認為，大母神是後代一切女神的終極原型，甚至可能是一切神的終極原型。換句話說，大母神是女神崇拜的最初形態，從這單一的母神原型中逐漸分化和派生出職能各異的眾女神及男神。」⁷ 作為「時間」範疇上從無到有的太初之母（primordial mother），與「空間」範疇上地負海涵的大地之母（earth mother），大母神因而代表了創造、保護、豐饒、溫暖、繁衍的崇拜對象，兩萬年以來不斷地體現於各式各樣的人類作品中。

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亦然，其中的女媧同樣被賦予高度而豐富的指涉能量，而此一神話人物的母神意涵也最受到學界的闡發。不過，若從全書的情節內容與整體結構而言，「母神崇拜」的對象並不只是女媧一位而已，她和其他的母神級角色共同建構了完整的敘述框架，是小說中多采多姿的青春敘事賴以鋪展的大前提；尤其是「母神崇拜」補足了「少女崇拜」的缺陷，讓女性的生命史更完備，也讓女性形態、女性生活、女性心靈都更周全。可以說，「母神人物」獨立於金釵之外，本身就成為一個完整的範疇，更是《紅樓夢》整體女性意識不可或缺的環節。

⁶ （德）埃利希·諾伊曼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第9章〈原始女神〉，頁92。

⁷ 蕭兵、葉舒憲：《老子的文化解讀——性與神話學之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172。

《紅樓夢》中的那些少女都是會長大的，也其實正在長大中，讀者更必然要長大。長大以後的讀者當然可以一直用重溫的心態讀《紅樓夢》，反覆只看自己喜歡的部分，以滿足內在那個並沒有在一起跟著長大的少女之心。但是，不僅小說中的少女們有其未來要面對，不可能停留在青春的原地，如林黛玉就已經有所成長變化，⁸只是讀者視而不見；在現實人生裡，女性讀者更必須面對和承擔成年人的角色職能，如何把這些角色扮演完善，讓人生綻放出更強大的能量而實踐更豐富的可能，是小說中金釵要面對的問題，也是讀者應該思考的問題。而小說家其實已經在小說裡提出了範本，幫助我們了解金釵們的現在是如此閃爍動人，但其實那是母神們的恩賜；而金釵們的未來可以是更充盈的人生，如同那些母神們一般。

因此，我們必須像重視金釵們一樣地關注她們，為了更了解《紅樓夢》，也為了更了解人類存在的豐富景觀與生命實踐的多元方向。

這些「母神人物」至少包括女媧—警幻仙姑—賈母—王夫人—元妃—劉姥姥，六者之間乃是環環相扣：從神界到俗界，形成一個大體的架構；再從功能性質、年齡輩分來掌握，就更可以看出這六個女性人物組成一個循環遞接的完整系統。也就是故事從神界說起，女媧救世之後，就把任務移交給警幻，進行人物命運的

⁸ 周蕙：〈林黛玉別論〉，《文學遺產》1988年第3期（1988年6月），頁86-94。至於詳細論證，可參歐麗娟：〈林黛玉立體論——「變/正」、「我/群」的性格轉化〉，《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21-252，收入《紅樓夢人物立體論》（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49-118。

安排與執行，接著進入俗界；而在俗界的故事中，賈府這個百年世家四代同堂，閨閣世界自然是由每一代的女家長傳承接力所主導，賈母—王夫人—元妃便是榮國府中擁有理家大權的三代女性。到了最終時刻，當賈府敗落後，出面發揮拯救功能的則是劉姥姥，恰好與最初的女媧首尾呼應。

這六個人物之間隱隱然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係，更絕對具有密切相關的理路可尋。即使賈元春被歸於「正冊十二釵」中，形式上與其他同輩的女性平列，但實質上她是以高於母權的皇權取得更大的支配力，將賈母、王夫人的家長職能發揮得更徹底，足以臻及母神的地位，放在母神系列裡比置諸金釵群中更為恰當。本書將找出這些人物關聯的理路，讓她們所構成的整體的敘事骨架更清晰地呈現出來。

如果說，神話能引領人「超越理性的極限而高飛至洞察的高度」，⁹那麼，探索《紅樓夢》中的母神人物與母神意涵，也應該可以引領我們打開另一個視角，提升洞察的高度，幫助我們了解金釵的現在——那是母神們的恩賜，以及金釵的未來——可以更充盈的人生。

⁹（荷）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著，多人譯：《遊戲的人》（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頁143。

延伸閱讀

（美）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美）莫比爾（Bill Moyers）著，
朱侃如譯：《神話》（*The Power of Myth*），臺北：立緒文化公司，
1995。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Chinese Narrative*），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Andrew H. Plaks,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目 錄

編輯體例	i
緒 言	iii
第一章 總論：超越少女崇拜	1
一、「誰的」少女崇拜	5
二、「少女崇拜」的局限	11
(一) 賈寶玉的不對等比較	11
(二) 清新的性靈	13
(三) 褊狹的人格	19
(四) 致命的愛情	30
(五) 「嬰兒女神」	34
三、不是「魚眼睛」：女性的更高展望	39
(一) 地母崇拜	43
(二) 母親原型	46
四、母神系統	49
第二章 女媧：創世與救世的複合之神	53
一、「創世」與「救世」之神的複合	56
(一) 「人面蛇身」	57
(二) 女媧之「腸」	60
(三) 女媧與「女蛙」	63